

## 赵元任：好玩儿的大师

○陈来(教)



赵元任先生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和现代音乐学的先驱，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今年是赵元任先生诞辰130周年，为继承和发扬赵元任先生的学术精神，本刊选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为赵元任影记之学术篇《好玩的大师》（商务印书馆，2022年4月出版）所作的序，以表达我们对这位清华先贤的怀念。题目为编者所加。

赵元任先生，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是中国学者全面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语言并取得世界性声誉的第一人。同时，他也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和大师，他的音乐作品把中国传统和现代音乐作了创造性的融合，并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中国音乐院校的经典教材。赵元任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是近代推动中国科学进步的先驱者。

赵元任先生是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同批留美的有胡适、张彭春等。

他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在哈佛大学学习哲学。取得博士学位后，1920年他在面临各种工作机会的情形下，选择回到母校清华教授物理学。1925年，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邀请赵元任先生来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同年6月，赵元任从欧洲抵达北京，张彭春一见面就跟他提到“四大教授”的称呼。于是，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赵元任先生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他的一家在清华住在南院（照澜院）1号，因为书籍器物甚多，次年又借用了陈寅恪住的南院2号的一半。

元任先生第一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学科范围是：现代语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他讲授的“方言学”“普通语言学”供研究院学生和旧制生选修，上课的地点即在清华学堂117室。1925年秋季开学之初，赵元任为研究院学生作了“中国语言研究主题示例”的谈话，指导学生如何选定研究题目。1926年国学研究院招生的专门学科考试，内容有所扩大，上年考试为八门中选三门，八门中只有一门“普通语言学”，1926年则加入了“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普通语言学”“东方语言学”“中国音乐考”。考生报名时需选定专门学科，考试需完成此学科的六门试题。元任先生1926年担任的课程有“音韵练习”等，指导的学科是：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1927年，元任先生担任的课程是“方言学（吴语）”，他

## □ 怀念师友

还常常和助教杨时逢一同赴南方做方言调查。1928年，仍担任“方言学”课程的教学并到南方做方言调查。

赵元任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了“中国音韵学”课，据王力先生回忆：“赵先生所讲中国音韵学是历史比较法在汉语史上的应用，和清代音韵学家所讲大不相同。”赵元任先生的讲课是站在当代语言学的最前沿，如用德、法、挪威语和中国语言比较，中西对译词汇等。他的讲课有三大特点，一提倡实地调查，二注重古今会通，三致力中西融合。元任先生曾在哲学系兼任逻辑课程，还为旧制学生做过物理学的讲演。

元任先生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年中，出版了《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清华研究院丛书》第四种，由清华研究院印行），他的著作充满了革新的精神。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中国语言学研究，确立了其一生以中国语言学为主的研究方向，也奠定了其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地位。

赵元任先生是近代以来罕见的天才学者，他天分过人，又善于学习。作为世界级的语言学大师，他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和大师。他一生雅好音乐，自幼



赵元任先生和大女儿赵如兰

受民族音乐的熏陶，青年时学习钢琴，在美国留学时曾修习作曲等音乐课程，广泛涉猎古典音乐，1915年就发表了钢琴曲《和平进行曲》。他的音乐作品把中国传统和现代音乐作了创造性的融合，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中国音乐院校的经典教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赵元任先生热情洋溢地创作了一些富有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如《呜呼！三月一十八》《我们不买日本货》等具有强烈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歌曲。在赵元任歌曲集《新诗歌集》中，歌词多是由现代知名作家或诗人如刘大白、刘半农、徐志摩、胡适以及赵元任自己创作的。在《卖布谣》《劳动歌》两首歌曲里，他对中国工人阶级和小生产者的悲惨境地寄予了无限同情。即使他所作的抒情歌曲，如《秋钟》《听雨》《海韵》，也表达了人们对于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他的不少音乐创作如《教我如何不想他》是在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时完成的，《新诗歌集》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

赵元任先生曾说，自己研究语言学和许多事物，是为了“好玩儿”。在我们看来，“好玩儿”，代表着对于对象事物的一种无功利的深厚的美学兴致。清华国学



一九二五年赵元任全家在清华南院一号

研究院另一位导师梁启超说过：“必须常常生活在趣味中，生活才有价值。”赵元任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兴趣、好奇。巴金夫人萧珊（陈蕴珍）在西南联大当学生时曾问赵元任先生的朋友、清华教授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她的意思是：这门学问太枯燥了。金先生的回答出乎她的意料：“我觉得它很好玩。”金先生的态度与赵元任先生也是一致的。那么，赵先生说的“好玩儿”是指什么呢？赵先生没有直接说明，陈原先生曾加以解释说：“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按照这个解释，我们可以了解赵先生说的“好玩儿”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好玩儿”是表达一种自由创造的心灵状态，是对世间万物抱有无穷热爱和兴趣的心灵状态。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体现。赵先生的学术研究充满了科学精神，而他的人生态度充满了追求兴趣的人文精神。本书名为《好玩儿的大师》，也是为了突出这一点。

这套书名为影记，影记之“影”，不是电影之影，而是作为影像的照片。影记之“记”，则是指对照片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关系的文字说明。影记对于学术史的研究意义在于，生动的图片影像是人们体察、把握历史的重要的经验条件，而影与记的结合，一方面使得影像有了“记”的文字支持，一方面也使文字之“记”有了“影”的实证和呈现。由于照片是现场影像的实录，故影记的作用便超过了一般出版物的所谓“图文并茂”，因为一般所说的图文并茂的“图”往往是指图画，多出于绘画者的想象，而非真人实景的真实呈

现。于是，影记不仅是一种研究史料，且对于研究者和阅读者而言，更使其对于历史上的学术人物及其活动增加了感性的、具体的了解。说影记具有历史史料的意义，并没有抹杀影记之作的完成同时是一项历史工作的意义，因为，要把上万张照片中的人物辨认清楚，把历史场景标示出来，根据年代加以编排，这本身就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具有研究的意义。

赵元任先生在1910年到达美国后不久便买了一架照相机，一生拍照无数。他并不以摄影师见称，但以他的地位和经历，他所拍摄的照片必然是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影像素材和历史见证，尤其是在清末民初的时代，极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拥有自己的相机，所以他摄下的那个时期的照片是非常珍贵的。他一生中留下的大量照片、所记录的人和事，一方面可以与赵先生的日记、传记相互印证，使他的个人史成为有影像的、活生生的历史，此一历史不仅可以读，还可以看；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今天的人具体地感知那个时代及在那个时代中生活的人。特别是，他所接触、为之摄影的那些人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大家，影记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的人和事，了解那个时代中国学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提供了另一种生动的视角。

本书为学术篇，主要侧重于赵先生1920至1940年代在中国的学术活动及其与中国学人的往来关系，对增加人们关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史的具体感知颇有益处。其中既涉及赵先生亲身参与的一些重要事件、活动、组织，如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与数人会、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各种

## □ 怀念师友

方言调查等；也涉及很多中外著名学者，如罗素、高本汉、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梅贻琦、胡适、任鸿隽、丁文江、刘半农、蒋梦麟、傅斯年等。这些照片赵先生自己是非常珍视的，所以1937年抗战爆发中研院南迁时，赵先生把日记和照片寄给了在美国的朋友保管，这批珍贵的资料才得以免遭战火而保留下来。感谢本书的编者赵新那先生、黄家林先生，在他们多年不懈的努力之下，这些资料终于整理完成，与读者见面，这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新那先生，她已年过九十六，没有她坚韧的意志和精神，这部影记是很难完成的。

本书即将付梓，编者希望我为本书作序，这在我是义不容辞的。因为赵元任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我作

为今天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有责任为表彰清华国学院的前贤尽力。而且本书编者赵新那先生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特别顾问，黄家林先生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他们所完成的这一工作，不仅是他们自己多年努力的成果，亦为本院的重要研究成果。所以，我不揣简陋，对赵元任先生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对本书作为影记的意义，向广大读者作一介绍，以使大家了解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

赵元任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骄傲，是清华的骄傲，是中国学术的骄傲。

我们期待，中国学者将继承和发扬赵元任先生的学术精神，为中国学术的卓越发展而不懈努力。

2019年12月30日于清华学堂

# 许孔时——为“软件”起名字的人

○胡珉琦



许孔时  
学长

他是中国软件事业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是最早把编译系统引进国内的计算机专家。将“software”一词译为“软件”，是他的杰作。

他是许孔时，在中国计算机软件领

域，这是一个不容忘却的名字。可即便在网络时代，许孔时的个人资料也是寥寥无几。

软件是计算机的灵魂，而数学是软件的基础。许孔时1948年至1952年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三尺讲台上，站着的是赵访熊、王竹溪、段学复、闵嗣鹤、周培源、华罗庚、吴新谋、胡祖焯等大师。

70年过去，许孔时曾向中国计算机史研究学者徐祖哲忆起，他大一时，在清华学堂的101大教室听赵访熊讲微积分，那个教室最大，窗户很敞亮，走进学堂古朴素厚重的大门，轻轻踩过颤悠悠的地板，有一种腾飞的感觉。直到他白手起家，撑起初创期的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那种感